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Distr.  
 UN Doc.  
 S/12062  
 29 April 197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荣幸地把南非共和国总理沃斯特阁下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国会上有关西南非洲问题的发言摘要附上。

如承将此函和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印发，不胜感谢。

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  
博 萨

## 附 件

### 南非共和国总理沃斯特阁下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在 国会发言的摘要

“既然我们在一九二二年把鲸湾的行政权移交给西南非洲，我们应该在休会时很严肃地考虑我们是否应该撤销这个法令”，这个念头不断地在我脑子里打转。我说这句话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在西南非洲，特别是在外界，都有人认为鲸湾属于西南非洲。对于这一点我不希望有任何误解。鲸湾是属于南非的。在现阶段，我不想多说什么，这只不过是我想的一个想法。不过，在休会期间我将对这件事加以认真考虑。

对于其他的事情，我的立场仍然是，那个会议是西南非洲人民的事情。我高贵的朋友问我，为什么我在南非就不能象我在西南非洲那样行动。当然，这两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现在且让我们只考虑这个局势的几方面吧。西南非洲有特别的国际性质。不管我们对这个统治权的立场怎样，也不管我们在这方面的看法多不相同，事实上西南非洲还是有特别的国际性质，而且没有人可以忽略这一点。我已经有不少次，不能不听人家责备说，让各种各样的人民住在西南非洲的各地是政府的过错，虽然这些人早在德国人占领这块地方以前就住在那里。我的同事们可以证实，还有一些人责怪我们，故意使这些西南非洲的人们分开来住，没有给他们互相熟认的机会。我对埃歇尔博士说过：很好，如果这就是责难所在——这是与事实不符的——我将格外努力去把西南非洲的领导人拉拢在一起，因为我的政策就是他们应该去安排自己的前途。倒有一件事情，我想今天在这儿说清楚。如果他们这些领导人已经为他们自己安排了一个前途，那么即使我不喜欢，我还是会

予以接受，因为那是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前途。南非并不想把这块领土变为已有南非并不作这种要求。早几年我在基特曼斯胡普就说过，西南非洲的未来不会在比勒陀利亚决定，也不会联合国的玻璃宫里决定，而对白人来说，会在西南非洲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有人攻击我这个立场，然而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立场。今天我可以向这个大会报告，我无论是直接或间接，都没有干涉到会议的组成，议程或讨论。

如果我曾经这样做，我就破坏了西南非洲人必须决定本身前途这个原则。如果我自己干涉了这件事我就不能说我的立场是。西南非洲应该独自决定它的前途，也不准联合国干涉。直到西南非洲各民族告诉我，他们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前途，南非自认对西南非洲各民族的法律、秩序和安全负有责任。因此，南非将毫不犹豫地保护西南非洲的公共和平采取行动，甚至制定法律。关于这一点，决不可有任何疑问。为了记录，我要重申南非之在西南非洲并不是作为一个占领国。南非之在西南非洲是作为一个管理国。直到西南非洲各民族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为止。一旦西南非洲人民告诉我们，他们不再需要我们在那儿，我们马上就卷起铺盖走路。可是在那一天到来以前，无论联合国怎样决定，南非还是有它要完成的使命和义务。

我现在要讲到会议的组成。 他们自己决定一种做法。 这个做法是他们的。 如果他们要把别人带进来—— 不管我喜欢，或不喜欢—— 那是他们的事。 我不准备干涉。 我要把我对这一点的立场讲明，这样就不会有任何误解。 因为我相信西南非洲各民族对他们的责任很了解，我不认为他们会为西南非洲做出笨拙的决定。 他们必须认清有一个很大的预算等着他们去筹款。 他们必须明白，现在南非为他们提供的一些服务，如果没有南非，他们就得自己设法。 我相信他们在决定他们的前途时，会选择一条不会妨害西南非洲未来可能途径的道路。 这块领土是一块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地方，尤其是如果能够为这块领土提供用水。 不过，这需要很大一笔钱。 因此，我个人相信西南非洲是有前途的。 我并不相信西南非洲各民族会让在安哥拉发生的局势在西南非洲重演一遍。 我也相信西南非洲各民族都明白都必须设法保证西南非洲不陷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必要。

- - - - -